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夏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褒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一
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韋昭曰崤謂二殽函
函右隴蜀

曰關中左殽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

內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苞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吝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

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戰國策蘇秦說

秦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於是秦人拱

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卒地千里孝公既

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蒙故業

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

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阜卑之險割膏腴之

壤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

徒帝切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

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各歇姓黃氏

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三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

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約為從離秦橫也兼韓

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

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得

戶三萬以為二京寧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戶以內攻之彼得戶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寧越趙

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李所以安周高

誘曰杜赫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程的日京蘇厲樂

毅之徒通其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高

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幻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劬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今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兮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

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

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

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

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史記曰逡巡遁逃秦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也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

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韋昭曰大楯曰櫓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

輪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

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及至始皇奮六世曰相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

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

周而亡諸侯以馬喻也談文曰振舉也史履至尊而制

六合執敲扑浦以鞭笞天下臣贊以為短曰敲長曰扑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

首係計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

俊應劭曰壞城恐復阻以為已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

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如淳曰鋦箭足也鄧展曰鋦

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鋦音的鋦或為提鑿音巨然後踐

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

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天下

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

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三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儒有

為樞也吐隸之人如淳曰吐古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

也

也

也

中庸方言曰庸賤稱也言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

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

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

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躡足行伍之

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曰猗頓也躡足行伍之

間俛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率罷

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峴

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天下雲集而響應羸糧而景從

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山東豪俊遂並起而

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

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也鋤耨棘矜非銛鹽於鉤戟長鎗孟康曰耨鋤

矜音槿爾雅曰棘戟也言鋤柄及戟槿也耨音憂槿巨

中幼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說文曰

鋸鉞有鐔也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賢

廊廟論語曰人無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

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方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

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展曰招猶舉也然

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

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之鬼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曰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

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

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

矣寡人將竦意而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

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

悖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

忠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

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

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

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

則不然反以為誹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漢書注曰誹

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

笑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

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

滴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

以合於意武王伐紂三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四子身死牧之野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

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

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賤

體說色微辭愉愉愉愉和說之兒也孝經鈞命決曰驩忻慎懼嘔嘔喻喻與嘔同音

士仁人不忍為也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

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拂與同則忤於邪主之

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

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

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

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是以伯夷叔齊

其中之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

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

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懼然易容

懼敬兒也居具切

指薦去凡危坐而聽

指薦去凡自貶換也

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怍

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

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

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孔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

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

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

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

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

文王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

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望坐茅以漁

必合意

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

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

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

本仁祖詎

戰國策蘇代說

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

褻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撥遠方壹統類

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

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

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

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

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

仰而泣下交頤

穆猶默靜恩貌也孫子兵法曰今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

曰嗟乎余

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

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

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

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官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

遠佞人

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省庖厨去侈靡卑

官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

窮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

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

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國

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

空虛

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

鳳皇來集麒麟在郊

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

甘露既降朱草萌芽

禮記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

朱草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

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

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

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

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

并序

王子淵

我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

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襄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

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名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

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論語子曰邦有道論語子曰邦有道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

矣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幸遭

聖主平世而久懷寶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是伯牙

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遁避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

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蚤蚤終日經營不

能越階序說文曰蚤蚤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蚤蚤替膚

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致千里而不飛僕

雖噐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

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

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記

而傳命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氏

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

也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於中

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

為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年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

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

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

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誦乎不知已而

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誦乎不知已而

仲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

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

之曰嚮也見客之意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

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慎子

嬙先施天下之妓也衣之以皮帨則見之者嫫母

昔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母

倭傀善與尊者不能掩其醜孫卿子曰問姬子奢莫之媒也媼姆力父是之喜也倭傀醜女未詳所見倭於為切傀古回切

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

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

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莫

能以射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

首子弋弱弓纖繳乘風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

而振之連雙鶴於青雲說文曰擊擊也擊切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

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

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

遊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雞而

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輅端橫木以縛輓也

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蘭緩舒繹曲折不失節禮記曰嘽諧慢

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遊先生陳丘子

者也於是以上士相見之禮友焉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胸左頭奉

之禮文既集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

力人不識寡見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曩從未路望聽玉音

竊動心焉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

說浮遊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

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如淳漢書注曰太上

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

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

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論語曰南容

之子其兄魏文侯有子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

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

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

是遂求比犬晨鴈齎行倉唐至曰比潘中山之君再拜

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比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

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

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鵲彼晨風鬱彼

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志我實多比自以

志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

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

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

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

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

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

身敬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

美玉蘊於砥武砮夫凡人視之快焉馬融論語注曰蘊

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良工砥之然

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練金

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論語子曰大

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

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言所覆

者廣也

紛紜衆多之貌也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爾雅曰究窮也郭璞

曰謂窮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

至也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

四方若卜筮尚書曰故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夫忠

賢之臣道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

可封瀾水皮安瀾以喻太平也尚何必歌詠詩賦可以

揚君哉愚竊惑焉浮遊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論語

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

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毛詩周

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維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

如清風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

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主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

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江眉耆

耆之老虎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咸愛惜朝夕願濟湏臾且觀大化

之淳流於是皇澤曲肅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

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傳曰詩人感而後

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也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

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妄億

度也馬融論語注曰周誣也處把握而却寒廊乃欲圖大人之樞機

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

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子再拜而跽膝行流涕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多

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

鮒鱓並逃九罟域不以為虛爾雅曰鮒鮒郭璞曰今泥鮒也鮒似立切鮒且由切

郭璞山海經注曰鱓魚似蛇時闡切毛詩曰九罟之魚鱓鮒爾雅曰九罟魚網也是以許由匿

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

遂之箕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夷齊已見上文夫青蠅

不能穢垂棘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

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邪論不能惑孔墨李刺史質敏以流

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爾雅曰董正也

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緡音弗鄭玄曰言出

彌大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二

客雖室計沮與議何傷言二客雖於計室塞於議沮敗何傷於理乎言未傷也爾雅曰

室塞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

仁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

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抱李鼓鏗掛鏘

七而介士奮竦左氏傳曰卻克援抱而鼓故物不震不

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

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

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

德馬融論語注曰繹尋繹也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

之力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相公九合諸侯臣之力邪君之力邪與音余先生曰非

有聖知是君惡烏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

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螭螭侯秋吟螭浮游由

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螭螭也謂之蜻蛚也易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

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

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之材非一

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傳曰宋公與楚

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

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齊相有管鮑隰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傳曰

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相衛姬之子有鮑叔牙隰

朋以為輔佐說苑鄒子曰窋成叩轅行歌相公任之以國政論語子曰相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相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晉

文公有咎犯趙衰危楚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

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
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
曰報施救患取威
定霸於是乎在矣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
緒韓詩外傳曰昔我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得失之
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隣國有聖
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
之女樂以媼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
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秦走宛秦繆公聞
百里奚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
許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
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
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
江淮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
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楚
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
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勾踐有種蠶滌庸剋
滅疆吳雪會稽之恥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
勾踐與大夫滌庸種蠶謀伐吳遂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
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
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
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魏文有段干田翟秦

人寢兵折衝萬里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之
疾名過相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

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
過相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
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黃黃程黃也成魏文侯弟
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之過其廬而載秦
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燕昭有
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燕昭有

郭隗樂毅夷破疆齊困閔於莒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
之亂而齊大破燕燕昭

王怨齊於是詘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
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
菑齊潛王走保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
於莒潛與閔同

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高誘呂氏春秋注
曰羽翼輔佐也故有賢聖

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

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龔製雜並至填庭溢闕

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條猶理也漢書曰暢通也偃息匍匐乎詩書之

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

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

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

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五也

減膳食卑宮觀宣紀曰令省宰又曰郡國宮觀勿復修理省田官損諸苑宣紀曰池籞未御踈繇

役振乏困宣紀曰流人還歸勿筭繇恤民災害不遑遊

宴宣紀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閔耄老之逢辜憐縵經之服事

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縵經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

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

皆勿坐

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德之出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豈不然哉毛詩大雅文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

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

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

峭同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

殘秉賊孟子曰賊仁者謂之殘其所臨莅莫不肌栗懼伏

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韓子曰古之人

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埃而察難知方言曰

征徭惶遽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徭

章容切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豕牧獸者

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曰乳犬隸

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

怨民用和睦孝經曰民用和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

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周易曰雲行雨

神光燿暉洪洞朗天宣紀曰薦鬯之夕神光交鳳皇來

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宣紀曰鳳皇集魯群

自至宣紀神雀仍集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宣紀曰甘露

降于郡國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

豈不盛哉尚書曰咸則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

周春秋元命苞曰天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尚書

武王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入百諸周公
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

受拒鬯而鬼方臣周公受拒鬯未詳鄭玄宣王得白狼

而夷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夫名自正而事自

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

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

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

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

毛詩曰因天性憍蹇習俗傑暴左氏傳曰彼此皆偃蹇時百蠻

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壯健賤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

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生業習戰攻以侵伐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曰匈奴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也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鳥

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

鞞馬播種則扞弦掌拊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何旦切鄭玄

禮記注曰扞收秋則奔狐馳兔獲郭川則顛倒殪伊伊

史記曰匈奴射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利則進不利則退不

羞遁走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抗士屢犯

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旃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服儉化孔

熾我是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

稱臣而朝賀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眾來降鄭氏曰揮音纏束之纏又曰單于補臣使弟奉珍朝賀
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結計沮顏焦齒
正月

臯矚閑翦髮黥首文身裸果袒旦之國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

辯髮削左社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蓋沮頰也焦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臯矚也黥

首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靡不奔走貢獻懼忻來附婆娑嘔

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

字通毛萇詩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毛詩曰鴛鴦在梁哉其左翼鄭玄曰明王

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鴛飛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是以刺史感德

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淺不能究識黔不明也敬遵

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毛詩曰既醉以

酒既餉以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一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森鄂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袁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衆囂

問彪曰往者周二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禹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子懋乃德嘉乃不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

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

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

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

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孟子曰先聖

後聖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者于春秋漢書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王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

其處者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善曰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劉氏

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始起沛澤則神母夜

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號以彰赤帝之符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往澤中有太蛇

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

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

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

蛇白帝子殺者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

赤帝子故也德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

德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

明法言曰昔在有能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

因而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善曰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然

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

周公曰道洽政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曰

治澤潤生民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

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韓詩外

傳曰王者往也天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偃起

下往之謂之王也在此位者也善曰出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

錄次相代堯舜曰岨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

特起也岨與偃同

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以為適遭暴亂

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

得奮其劍善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遊說之士至比天

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隗囂曰秦失其鹿劉

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

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善曰者悲夫此世

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善曰孟子曰孔子成若然者

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

寒道路善曰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

隸也饑或為瑾荀悅思有短褐之襲檐石之蓄韋昭曰

曰道瘞謂之瑾也短為短所願

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韋昭曰一斤為一金善曰子孟

老稚轉乎溝壑惡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

命不可損益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

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有

為神明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

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鎖烹醢分裂善曰史記曰項籍

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北又況乎

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也善曰鷩冠子曰無道之君

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是故駑蹇之

乘不騁千里之塗善曰廣雅曰駑駘也今謂馬之下者

秋曰所為貴驥者善曰史記為其一日千里也陳涉曰鷲鷲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

崔安知鷲鷲之志哉韓詩外傳蓋具梁之任應劭曰爾雅曰禘謂之梁椽朱儒柱善曰說文材不荷棟

曰夫鴻鷲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音義曰筭竹筭也受

音節稅斗筭之人何足筭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善曰周易

也說文曰鬻鬻鼎實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

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

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

陳氏以寧善曰史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

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

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

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

陵為宰相封侯善曰史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

致探禍福之機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

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張

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善曰孟是

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

吉凶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

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

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三曰神武有徵應善

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徵應謂下 四曰寬明而仁恕 善曰漢書曰高祖寬 五曰

知人善任使 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 加之 善曰論語子曰 以信誠好謀

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 善曰論語子曰 從

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

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善曰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

漢王輟食吐哺曰 善曰漢書曰 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善曰漢書曰

公襲陳留 善曰漢書曰 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善曰漢書曰

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 善曰漢書曰 高四皓之名割肌

膚之愛 善曰漢書曰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

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

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

酒太子待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

本招此四 善曰漢書曰 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天命 善曰漢書曰

於漢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 善曰漢書曰 英雄

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善曰莊

曰我為汝言其大 善曰略 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 善曰略

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 善曰

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

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

文曰姓孕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

契呂公觀形而進女 善曰漢書曰 高祖常從王媪武負貫

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貫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

為箕箒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妾也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善曰漢書

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善曰漢書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

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善曰漢書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舟切

入關則五星聚善曰白蛇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也

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

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

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善曰一艷切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以不量方內不知命善曰左氏

使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

之壽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遇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材得終其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

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

覬覦善曰左氏傳俞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距逐鹿

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負不可異無為二母之所笑善曰尚書

曰幾望也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未終矣善曰尚書

窮天祿善曰尚書未終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

文

少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

能自休

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

少子也

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

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

之患也

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

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亨或為享今

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

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

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

騏驎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

千里已見

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人楚辭曰羞內恕已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

而作論文王

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

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

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曠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如粲之初征

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

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

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

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

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

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

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

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

為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
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
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
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
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相子新論曰惟人心之
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
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
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
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
周旦顯而制禮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

康樂而加思

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憚懼

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

寸陰懼乎時之過已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

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

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

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

鄭玄禮記注曰懾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

遂營

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

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融

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一首

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

魏氏春秋曰曹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雅問輿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於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受三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德而長秦無道而暴也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

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

之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兼親踈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踈足以相衛

并兼路塞逆節不生賈誼過秦論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

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及其衰也桓文帥禮齊桓公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即吾役也為宋役亦職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漢書曰二霸之後寢以陵遲吳楚馮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

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茲情散於曾懷逆謀消於脣吻

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

反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

族蕃滋枝葉碩茂

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

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

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

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孝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侯滅鄭并其國暨

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

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赦簡降為庶人猶

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班固漢書贊曰暨于王赦

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秦據勢

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

之地騁過秦曰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至於始皇乃定

天位尚書曰天位艱哉曠曰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漢書贊曰至

德若彼用力如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老子曰有

所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矣周易否卦

玄曰苟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六其將云矣

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云也王弼曰心存將

危乃得秦觀周之弊將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

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

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棄禮樂之

於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也

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士內
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班固漢書贊曰
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土尺土仁心
蕃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
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交刈股肱獨任

曾腹浮舟江海捐棄揖擢法言曰灝灝之海濟樓航之

文權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賈誼過秦曰

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

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

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

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

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

公卒大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

魏也論語紜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始皇聽李斯偏

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符委天下之重於凡

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史記曰始皇崩趙高

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

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

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

秋合誠圖曰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史記

誅鋤民害不能改制易法記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

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

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

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

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事無大小輒決

於高蒼頡頡篇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史記曰二

官欲祠巫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

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案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

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閭遂乃郡國離心舉庶潰叛

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

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離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

之於後史記曰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六稿

項隨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

分主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

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

湯武之賢茲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

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曾子

合之眾初雖相五年之中而成帝業漢書曰高祖三年

歡後必相咋也位於沘水之陽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

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班固漢

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

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

之斃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漢鑿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

呂擅權圖危劉氏漢書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

秉即柄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以諸侯強大磐石膠固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

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東牟朱虛授命於

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

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

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

興居為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王逸楚辭注忽先王之

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

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

吳楚七國之患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立秦孤立之

專城數十官室百官制同京師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

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

不從漢書賈誼文至於孝景猥用朝錯之計削黜諸侯親

者怨恨疏者震恐具楚唱謀五國從風北發高祖釁成

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漢書曰朝錯數言吳

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

姓今具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

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

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猥由也

所謂未大必折尾大難掉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

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

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

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漢書主父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

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

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

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

折自是齊分爲七趙分爲六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

租稅不豫政事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

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

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

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

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

漢書劉向疏之文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

用漢書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教

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

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

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莫不哀哉

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

中外殫微因歿后之權倖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

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鞞唯恐在後或乃

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

部鄉侯閔以莽篡位獻神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

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

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

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兼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祀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

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

疆之期至於相靈奄豎執衡

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日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朝無死難之臣

外無同息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

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

立秦孤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

茲凶並爭張超牋曰中外宗廟焚為灰燼宮室亦為秦

藪杜預左氏傳注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取

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魏志

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兖州牧後大祖遷都於掃除凶

逆剪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喻不義迎帝西京定都潁邑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

迎天子還維董昭勸太祖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

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

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

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

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

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

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

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

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

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書贊曰徒吏二千

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

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

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群臣猶人之御

牛馬故以衡軛喻馬畢志其內未得聘其駿足也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

所以勸進賢能喪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

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

死不僵扶之者衆也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衆也此言雖小

可以譬言大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且墉其基不可倉卒而成

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

也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壁豆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

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

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尚書曰厥土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猶不

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

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聖

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

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系本曰鳥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揚雄

方言曰圍棊自閩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韋弘嗣

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

為無益命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

蓋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論語子曰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孔是以古之志

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遠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卧。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下

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圍終有榮顯之福以

成不朽之名。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

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直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

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毛詩曰。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漢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

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漢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

或賭及衣物徒其易行古切賜記被切庶恥之意弛

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

罽古買之間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栢譚新論曰俗

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

者守邊趨作罽自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

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阜遮要爭利者也下計

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罽者也更始帝將相不

能防衛而令罽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士之實技

中死其皆生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廣雅曰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術也劉向圍碁賦曰

階因也用兵法者無功貪者先云漢書曰孫考之於道藝則非

子兵法入十一篇吳起三十八篇

孔氏之門也以交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

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奕

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且需

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

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左氏傳伍

大夫其盱食乎班固漢書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

述曰媚茲一人曰盱忘食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

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

孫弘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

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答百行蕙苞文武並鶩

李陵書曰其於孝人皆如鳳如龍博選良才旌簡髦俊

與摘暴學子管百行賈逵國語注設

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誠千載之嘉會

百世之良遇也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之會也當世之士

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廣雅曰惜愛也使名書史籍

勲在盟府左氏傳宮之奇曰號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乃君子之上務

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

孰與万人之將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

放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質博奕矣周禮

公自衮冕而下鄭玄曰衮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衮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質易之也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

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

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猗頓已見賈誼過秦論用之於射御是有將

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文選卷第五十二

國

